

● 黃熾明

玩具何只是屬於兒童的？可能一生都需要玩具伴隨。然而玩具和玩偶是類型不同的，層次也不同。

在襁褓時父母拿著木偶和布偶等玩偶在我面前晃著逗著我，刺激我的是色彩和造型。到稍長，對玩偶色彩和造型的興趣很快就轉到機械化的玩具去。

玩具要給我趣味，第一條件是會走動：汽車要電動的，船當然是電動的戰艦模型。飛機是最愛的，因為紙飛機不用動力就可以以不同的姿態飄下；到我父親想把自己飛機工程的衣鉢傳下去時，兒子就耐心地調各片機翼，上好橡皮圈動力的螺旋槳，讓飛機從高處飄到地面。

還沒有玩遍有動力的玩具，已到了無法幼稚下去的弱冠。於是勉強說著愁滋味；再信了主，一切就聚焦在心靈上了，童年的情味似乎一去不返。

不知多少個成年的生日以後，那次妻子再沒有送老套的禮物，而是橡皮圈動力的模型飛機。此刻蟄伏的情味甦醒了，然而延續的情味除了帶點風霜外，還添上些靈修的感觸——在黃昏的偌大操場上，在那個漢子手中的飛機衝天至橡皮圈完全鬆弛，然後墊在風中徐徐滑下，畫下的軌跡延長至與地平線接合——這是營役後渴望進入的單純心靈，隨飛機的輕飄進入完美的曲線，最後歸於平靜和滿足。

畢竟人生下去不能跑跳多時了，終於要坐下來：案頭雜亂的文件，盡處是友人送贈的白瓷安琪兒，被它閉目默然的微笑吸引，就觸著它的翅膀，順著地平線而起的曲線神馳到九霄去。

這是信仰生活：弟兄姊妹送來的擺設、玩偶、卡片，叫我凝望，或頃刻間得到舒暢而微笑。然後回憶就超越驛動的年輕，到牙牙學語之前，把玩著玩偶，就不用再思索什麼。沒有說話的啟示，卻勝千言萬語。屹然不動的玩偶不再是兒時的機動玩具，感觀的刺激就轉化為內心的一股湍流，蜿蜒於平原沃土上，帶引出多少心靈的安慰、信息、歷奇，都瑰麗豐富。

到那天要歸到列祖那裡去的時候，也許來接我到天家的是微笑的安琪兒。而身子就寂止下來，除了物化於塵土外，也許在另一個空間中是造物主把我的身子掬在掌中，我整個就是祂的玩偶。這是我的總結：剛到世上的日子安於襁褓，隨著知識和身量的增長而驛動，到疲累後就了悟而歸於寂止——在觸及永恆時也甘於成為玩偶。然而「玩偶」沒有帶引什麼給造物主，卻是「玩偶」的回歸，如《木偶奇遇記》的皮諾丘一般。

(作者於荃灣堂聚會)



# 玩 偶



本期由黃熾明出題，下期由朱綽婷出題，題目：「玻璃鞋」。

● 朱綽婷

我的第一隻玩偶娃娃，是小學二年級時大表哥送的熊寶寶。在還不懂得以電話跟同學聯絡感情的歲月裡，最喜歡跟寶寶玩「遊戲」，自己說一句話，便安排牠做一個「反應」。晚上又總要窩在被裡，跟牠覆述生活瑣事，同時搓捏牠的面容，配合事件中起伏的情緒。

那時，年紀相若的表哥常笑說這是女孩子的無聊表現，但憶起他把玩鐵甲人，與它對戰時的設計動作和對白，還有那千遍一律的戰果，其實我們都在玩同一個角色扮演的遊戲，按心裡所想要的，模仿著大人的口吻，指令著沒有意志的對手，建構一個百分百符合期望的玩伴。

既是年稚的小童，以布娃娃或機械人充當聽教聽話的玩伴，當然無傷大雅，但若這心態延續至成人階段，無法從單向的遊戲模式中抽離，誤把擁有生命氣息的對手作兒時的玩偶，對參與「遊戲」的任何一方而言，都不會是味兒。曾見過有家長，對孩子的要求一絲不苟，連鉛筆攤在枱面上的角度與位置亦有所規定。亦接觸過情侶，一方只視另一方為附屬品，漠視了對方的想法與感受。

擁有思想意志的活人，扮演不了玩偶的角色。久而久之，操控者會覺得自己的需要得不到滿足，而被操控的人縱然已經盡上超過極限的努力，仍要活於永不達標的陰霾下。生生不息的循環叫前者漸漸失卻感恩的心，後者卻因疲於追趕要求，丟失了個人獨特之處。因為聚焦誤點，雙方都錯過了生命中別的美善之事。

認識一位初信主的朋友，說在信仰探索的過程中，最打動他的就是創造天地的上帝，竟然賦予由祂親手所造的人有自由意志，這份尊重是他所不配的，在地上的人際關係中亦找不到的。

我倒想起一位媽媽，她那自小參與教會聚會，剛步入青春期的兒子對信仰充滿疑問，還跟媽媽說不想再上教會。面對如此的要求，媽媽按捺著心裡的憂慮，放下了夫妻倆的期望，選擇尊重兒子的意願，自己則把此事看作信心的操練，在禱告中把兒子交託天父，她所依據的，就是天父比自己更愛這個兒子，不會置他不理的信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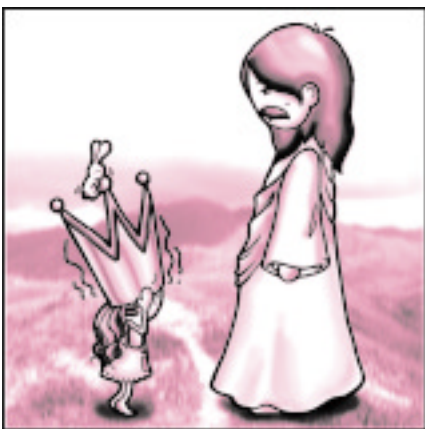
操控與尊重那差於一線的分別，在於我們能否體認你和我都是天父所鍾愛的獨特個體而已。

(作者為「家庭基建」教育及出版經理)

## 靈思一刻

# 指引你路

● 謙柔 (荃灣堂)



「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，祂必指引你的路。」(箴三5-6)